

传承民族文化的载体 模塑民族心理的平台

——黔东南民族文化传统节日人类学考察

主编：雷秀武 龙初凡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民族事务委员会 编著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民族研究所

中国文史出版社

传承民族文化的载体 模塑民族心理的平台

——黔东南民族文化节庆人类学考察

主编：雷秀武 龙初凡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民族事务委员会 编著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民族研究所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传承民族文化的载体 模塑民族心理的平台：黔东南民族文化节人类学考察 / 雷秀武, 龙初凡主编
—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3.12
ISBN 978-7-5034-4631-3

I. ①传… II. ①雷… ②龙… III. ①少数民族—民族节日—研究—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IV. ①K89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315876 号

责任编辑：金硕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100811

电 话：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010-66192703

印 装：彩视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87×1092 1/16

印 张：15.5

字 数：348 千字

版 次：2013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52.00 元

文史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黔东南民族文化大观丛书》

编 委 会

顾 问：张义兵

编 委 主 任：霍盛红

编委副主任：潘年斌

编 委 委 员：吴寿和 王伯芝 任和炜 王 敏

吴成华 龙初凡 雷秀武

编 务：石成艳 杨忠环 田维扬 石开敏

目 录

黔东南民族文化大观丛书总序	霍盛红 (1)
一部从人类学视角入手的民族文化旅游开发的教科书(代序)	潘年斌 (4)
传承民族文化的载体 模塑民族心理的平台(代绪论)	雷秀武 (6)
传承民族文化的载体 模塑民族心理的平台	
——黔东南苗族“姊妹节”的人类学考察	雷秀武 (32)
自然宗教的例证 苗族历法的化石	
——雷山“苗年”的人类学考察	雷秀武 (81)
水牯祭先祖 祖鼓聚族心	
——榕江计划乡乌略村苗族“吃鼓”的人类学考察	雷秀武(112)
贵州省榕江县乌略村苗族“吃鼓”田野考察纪实	龙初凡(162)
历经五千年的节庆 再现五千年的风彩	
——丹寨县长青乡苗族“祭尤节”的人类学考察	曾祥慧(173)
永远的萨神	
——侗族祭萨与祭萨节及其资源价值	余达忠(194)
民族的盛会 和谐的典范	
——侗族“芦笙节”的人类学考察	龙初凡(232)
完成美好愿望 传承民族文化	
——榕江塔石瑶族“盘王节”的人类学考察	曾祥慧(271)
后记	(301)

黔东南民族文化大观丛书总序

霍盛红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是位于中国西南部云贵高原向湘桂丘陵过渡地带的—个神奇而美丽的自治州，居住着苗族、侗族、汉族等 33 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 365 万余人，占总人口的 81.87%，其中苗族人口占全州总人口的 41%，约占全国苗族的五分之一；侗族人口占全州总人口的 31%，约占全国侗族的 45%，是中国苗族和侗族最大的聚居区。千百年来，世居在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的各民族劳动人民，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和聪明智慧，创造了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的黔东南文化，为光辉灿烂的中华民族文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由于历史的和自然的原因，在这块相对封闭的土地上较完整地保留了杆栏式建筑、吊脚楼、鼓楼、风雨桥等有形的文化遗产，保存着完整的苗族飞歌、苗族多声部情歌、侗族大歌、侗族琵琶歌、苗族芒筒芦笙舞、苗族木鼓舞、水族铜鼓舞、侗族多耶舞以及苗族“吃鼓藏”、“姊妹节”、“苗年”，侗族“侗年”、“芦笙节”、“萨玛节”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黔东南因此被文化人类学学者誉为文化人类学的“活化石”，被世界乡土文化基金会评为“返璞归真，重返大自然”的最高档的旅游胜地，被世界旅游界誉为“人类疲惫心灵栖息的最后家园”。

黔东南是歌的海洋。在这里，苗族的飞歌、情歌、嘎百福歌、侗族大歌、琵琶歌、水族的“双歌”、土家族唢呐调等具有文化种质资源的声乐作品应有尽有。这里的“飞歌”因承载苗族的激情和豪迈而激越嘹亮，“古歌”、“酒歌”因承载苗族的沧桑历史而苍劲有力，“情歌”因承载苗族的浪漫情怀而缠绵婉转；这里的“大歌”因承载侗族人与自然和谐的理念而行云流水，天然浑成，“琵琶歌”因承载侗族青年的缠绵情意而婉转动听。

黔东南是舞蹈之乡。在这里，苗族的芦笙舞、木鼓舞、铜鼓舞、皮鼓舞、板凳舞，侗族的芦笙舞、多耶舞、水族的铜鼓舞应有尽有。芦笙舞因渲染生活而潇洒飘逸，木鼓舞因“娱神”而原始古朴，铜鼓舞因“人神俱娱”而庄重肃穆，板凳舞因单纯“娱人”而俏皮活泼。

黔东南是节日之乡。在这里,农事性、纪年性、祭祀性、社交娱乐性的节日样样全有,其中尤以苗族的“吃新节”、“苗年”和侗族的“芦笙节”、“侗年”、水族的“借端”最为欢快热烈;“吃新节”既是农事性的节日,也是祭祀性的节日,人神俱娱,规模宏大;“苗年”、“侗年”、“借端”是纪年性的节日,同时也是祭祀性的节日,仪式严谨,热闹非凡;苗族“鼓藏节”和侗族“萨玛节”因为是祭祀性节日而显得庄重肃穆。

黔东南是刺绣之乡,织锦之乡。黔东南的女性用自己智慧的心灵和灵巧的双手,亲手绣成和织就各种记录民族历史、点缀民族生活、体现民族文化深厚底蕴的刺绣工艺精品和彩色织锦。2008年10月11日,中国工艺美术家协会经过严格评审,正式命名黔东南为“中国苗族服饰、侗族服饰之都”,台江县为“中国苗族刺绣之乡”,雷山县为“中国苗族银饰之乡”。

黔东南是苗族吊脚楼、侗族鼓楼之乡。黔东南的苗寨几乎所有的建筑都是吊脚木楼,“美人靠”是苗族吊脚楼的特有标志,体现了苗族建筑结构的和谐之美,也体现了浓浓的人文关怀;黔东南的侗寨几乎所有的建筑都是干栏式建筑,风雨桥是侗乡的景观,鼓楼是侗寨的标志,也是侗族文化的标志,是侗族社会公平的象征。

黔东南是传统的,同时又是时尚的。在这里,从服饰银饰到生产生活,从建筑造型到刺绣工艺品,从芦笙舞步到情歌曲调,无一不体现出一种形式上的“传统”和内容上的“时尚”。“形式”是地地道道的、原汁原味的民族传统,内容上却充满了时代的气息和时尚的元素,“传统”与“时尚”和谐共生。在这里,“传统”的“形式”维系着民族文化的有效传承,“时尚”的“内容”传递着民族发展进步的信息,同时也昭示着时代发展的轨迹。

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黔东南人生活节律是传统的、舒缓的、平静的。黔东南人又是悸动的,这种“悸动”是一种要开发黔东南、发展黔东南、经营黔东南的“悸动”,是一种打破旧的平衡,创建新的平衡的“悸动”,是一种为了把黔东南的原生态文化变成黔东南人民开拓进取、后发赶超的冲动。这是黔东南的希望所在,是黔东南发展的动力所在。

这就是美丽神奇的黔东南,这就是原始的自然生态、原貌的文化遗存、原生的民族文化完美结合的黔东南,这就是燃烧激情、释放浪漫的黔东南,这就是生机勃勃的黔东南,这就是令人魂牵梦绕、迷恋徜徉的黔东南,这就是令人心驰神往、流连忘返的黔东南。

由黔东南州民族研究所策划编写的《黔东南民族文化大观丛书》是一部分门别类的、系统的介绍黔东南的“节日文化”、“歌舞文化”、“服饰文化”、“建筑文化”、“饮食文化”、“稻作文化”、“医药文化”等“有形文化”

和“议榔文化”、“议款文化”等“无形文化”的大型丛书。适值《黔东南民族文化大观丛书》第一辑《传承民族文化的载体 模塑民族心理的平台——黔东南民族文化传统节日的人类学考察》出版之际，由于工作的关系，我有幸先睹为快，掩卷之余写下以上文字权当为序。

2013年6月5日

一部从人类学视角入手的民族文化旅游开发的教科书（代序）

潘年斌

由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民族研究所编著，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传承民族文化的载体 模塑民族心理的平台——黔东南民族文化传统节日的人类学考察》，是一本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入手，系统介绍了黔东南苗族“姊妹节”、“苗年”、“吃鼓藏”、“祭尤节”，侗族“萨玛节”、“芦笙节”和瑶族“盘王节”七个民族传统节日的形式和内容、起源和流变、功能和作用，具有理论性、知识性、科学性和可读性，是一部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化背景下民族文化旅游开发不可多得的科研读物。该书由《传承民族文化的载体 模塑民族心理的平台》（代绪论）和七个民族文化传统节日的人类学考察两个单元组成。

黔东南是一个多民族的自治州，在这个和睦的多民族大家庭里，各族人民以无穷的智慧和丰富多彩的原生态民族文化，节日文化犹如一朵奇葩，成为黔东南独具特色、不可替代的宝贵的文化资源。《传承民族文化的载体 模塑民族心理的平台——黔东南民族文化传统节日的人类学考察》一书的理论成果主要体现在《传承民族文化的载体 模塑民族心理的平台（代绪论）》中（以下简称《代绪论》）。在《代绪论》中，作者指出：第一，展示五彩缤纷的服饰文化，展演绚丽多姿的歌舞文化，推广历史悠久的饮食文化，传承底蕴深厚的历史文化，这是黔东南民族文化传统节日的共同功能，也是黔东南民族文化传统节日的共同特征。第二，民族传统节日是一个民族的每年通过一个特定的时间点或时间段发起的民众参与的公开的或规范的民俗活动，是人们生活得以依托的“社会的和精神的日历”，是民族文化身份的“条形码”，是同一族群民族文化认同的旗帜，是民族的“文化诉求”，是民族情感认同的粘合剂。一个民族的传统节日，承载的是该民族的文化血脉，通过民族文化传统节日的周期性的展示、积累、继承和发展，在拥有同一文化传统成员中产生巨大的亲和力和情感的认同感，可以把拥有共同文化传统的成员团结到一起，从而增强民

族的凝聚力。民族传统节日在沟通情感交流、化解生活矛盾和冲突、促进社会和谐方面,在建构民族情感、推进民族认同、更新民族观念、统一民族意识、促进民族和谐发展等方面,都起着积极而特殊的作用。第三,在文化多元化时代,在文化多样性特征明显的多民族聚居区,人们关注少数民族的传统节日,对内是一个少数民族谋求本民族文化发展的一贯性和持续性的文化需要,对外是一个民族在文化多样性背景下追求“文化承认”的文化诉求,是提高民族自信心、增强民族自豪感的强大武器。传统节日是民族文化的“象征符号”,更具有直观性和更易于被他人所了解、所接受,也使“文化多样性”变成直观,是他人了解该民族、认识该民族的“窗口”,使该民族的文化在多元文化的世界中有了十分活跃的生存空间和现实能力,为该民族参与全球化进程提供了一条十分顺畅的渠道。第三,黔东南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节庆是全国罕见的。加强黔东南民族传统节日的保护,要坚持民族传统节日保护的“有形化”原则、“以人为本”原则、“整体保护”原则、“活态保护”原则和“保护第一,开发第二”原则,坚持“政府干预”保护模式为主,民间“习惯法”保护为辅,多重保护模式并存原则等等。

作者在深入论证的基础上提出,民族传统节日为民族文化参与文化民主和政治民主建设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文化多元化追求的目标,是一个多样文化和谐相处,共同实现人类进步的现实环境。民族文化节庆为人们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相互学习和相互理解的平台,在人们欣赏一个民族的传统节日,欣赏和感受该民族的文化的同时,自然也会带来对该民族的文化权利、民族生存权利、民族发展权利的更进一步的思考,这就为这个民族文化节庆提供更为民主、更为宽松、更为平等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族传统节日为民族文化参与文化民主和政治民主建设提供了现实的可能。

民族传统节日是一种不可再生的资源,同其他民族文化资源一样,民族传统节日也面临着外来文化的猛烈冲击,面临着传承的危机,需要各级党政领导和本民族群众未雨绸缪,做好应对和缓释的预案,以保证民族传统节日这一文化资源的永续利用。

2013年6月5日

传承民族文化的载体 模塑民族心理的平台

（代绪论）

雷秀武

黔东南是多民族聚居的自治州，在三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居住着苗族、侗族、水族、布依族、土家族、畲族、仡佬族、壮族、瑶族 9 个世居少数民族。千百年来，在这个和睦的多民族大家庭里，各族人民以无穷的智慧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族传统文化，其中节日文化是功能最强、特色最浓郁、特点最鲜明，文化积淀最深，文化底蕴最厚的文化现象之一，每一个节日集会都是展示民族文化的平台，每一个节日集会都是传承民族文化的载体。

在黔东南的民族文化节庆中，纪年性、祭祀性、纪念性、农事性、社交性等等类型应有尽有。据统计，黔东南有 300 多个民族文化节庆，从正月初一到腊月三十，全州各地几乎每一天都有民族传统节日，都有少数民族同胞在过节，“大节三六九，小节天天有”就是黔东南民族传统节日的真实写照。

黔东南的每一个民族传统节日，都是一次本民族服饰文化的展示，都是一次本民族歌舞文化的展演，都是一次本民族饮食文化的推广，都是一次本民族历史文化的传承，每一个民族，都是通过一个个传统节日在传承着自己的民族文化，来延续着自己的民族文化，使民族文化生生不息，延绵不断。这是黔东南民族文化节庆的共同功能，也是黔东南民族文化节庆的共同特征。

由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社会发展进程等方面的差异，黔东南少数民族传统节日具有明显的民族性、季节性、地域性和社区性，表现出不同的文化特征，形成黔东南丰富多彩的多元文化的画卷，这是黔东南民族文化节庆的个性特征。

一、黔东南民族文化节庆的分类

根据民族文化节庆的特点，黔东南民族文化节庆大致可以划分为“农事性节日”、“祭祀性节日”、“纪年性节日”、“纪念性节日”、“社交娱乐性节日”等类型。

（一）农事性节日

“农事性”的传统节日是黔东南民族文化传统节日的重要组成部分，约占黔东南少数民族传统节日的四分之一左右。“农事性”的传统节日，既是节令性的节日，又是农事性的节日，具有双重意义。黔东南典型的农事性节日有苗族的“种棉节”、“讨树秧节”、“水鼓舞节”、“捕鱼节”，布依族“七月辰日龙山节”、“蚂螂节”，侗族的“采桑节”、“种棉节”，瑶族的“围鱼节”、壮族的“秧苗节”、瑶族的“老鼠节”等等。这些节日有的是由节令性的祭祀仪式演化而来，有的是因某一项农事活动推广而来，节日形成的因由不同，活动的仪式和内容也不尽相同。

（二）祭祀性的节日

“祭祀性节日”是黔东南民族传统节日中祭祀形式最为多样、内容最为丰富、文化积淀最为深厚的节日类型。“祭祀性节日”主要源于原始宗教仪式，由原始的宗教仪式转化为节日。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原始宗教的存在旨在解决“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从确认、谐调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角度来说，“祭祀性节日”又可分为以解决“人”与“自然”之间关系为主要内容的节日和以解决“人”与“人”之间关系为主要内容的节日两大类。在黔东南各民族的“祭祀性节日”中，苗族的“吃鼓藏”、“独木龙舟节”，苗族、布依族、侗族、水族、畲族、仡佬族等民族的“二月二敬桥节”、“四月八牛寿（王）节”，苗族、布依族、侗族、仡佬族、水族、瑶族、壮族、畲族、仡佬族等民族的“吃新节”（尝新节），黔东南苗族的“踩鼓节”、布依族、壮族的“三月三社节”、“六月六社节”等节日最为典型。

“祭祀性节日”是民族民间传统节日中形成时间较早的节日类型。在人类社会早期，由于生产力和科学的不发达，人们对一些自然现象还不能用科学道理加以深刻的解释，于是就通过舞蹈、模仿自然界、动物等形态、动作来表达图腾，以示对祖先的崇拜，对万物之神的敬仰，以此来取悦神灵，祛除人世间的灾难，保佑人畜平安、五谷丰登。这种原始信仰的祭祀活动，逐渐演变为节日活动而固定下来，代代相传直到今天。

（三）纪年性节日

“纪年性节日”是黔东南少数民族传统节日中过节的民族最多、节日集会最为隆重、活动内容最为丰富多彩的节日类型。在黔东南的9个世居少数民族中，除布依族外，其余的少数民族保留着以农历的九月或十月为“岁首”的纪年法，都有自己“纪年性”的节日，如苗族的“苗年”、侗族的“侗年”、土家族的“赶年”、水族的“借端”、仡佬族的“仡佬年”、畲族的“冬至节”等等。

黔东南少数民族“纪年性”节日既是少数民族纪年法的体现和传承，是黔东南少数民族关于“时间”的认识，展示的是黔东南少数民族丰富多彩的历法文化，同时又兼有庆祝丰收的意义；又是展示少数民族的服饰文化、歌舞文化、饮食文化的最好时机。在这个意义上来说，黔东南少数民族的大多数“纪年性”节日又是该民族的“庆贺性”节日。

在日常生活中，“时间”通常会被人们有意无意地看成当然的物理现象，似乎它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同质”性的存在。然而，文化人类学的调查和分析已经揭示出时间同时还是一种社会与文化现象。在不同的社会或文化里，往往存在着不尽相同的“时间框架”（制度）。在中国古代，人们基本上是生活在按照自然节律和农业生产周期而安排的时间框架之中的，这个时间框架集中地表现为古代的历法。历法是人们在解释自然天象，编制有秩序的日常生活，以及记录时间的社会与生产实践中逐步发明和发展起来的，它可被理解为是对于时间的一种文化设置。少数民族的“纪年性节日”就是少数民族对于“时间”的一种“文化设置”。

（四）纪念性节日

黔东南少数民族的“纪念性节日”，大多都是少数民族为纪念本民族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缅怀本民族英雄人物而确立的节日类型，一般都有准确的日期和固定的节日活动内容。在黔东南的民族文化传统节日中，“纪念性”节日有侗族纪念民族起义领袖林宽的“林王节”、纪念侗族古代女英雄的“萨玛节”，天柱、锦屏一代的“四十八寨歌坪”等等。这些节日活动常伴有社交娱乐活动的内容。

（五）社交娱乐节日

“社交娱乐”的节日是黔东南民族传统节日中比例较大、活动内容丰富多彩，形式活泼多样，最具观赏性和参与性的节日类型。是以族群男女青年为主要参与者，以谈情说爱为主要内容的民俗活动，也是一种社会的文化活动，是男女青年制造缠绵、释放浪漫的时空，许多男女青年正是通过这些节日集会，在“以歌传情、以舞表意”的缠绵中缔结下百年之好的。最为著名的有苗族的“姊妹节”、“爬坡节”、“凯里舟溪芦笙节”、“凯里香炉山爬坡节”，布依族、壮族的“三月三歌节”、“六月六歌节”，侗族“三月三讨葱节”等等。

二、民族文化传统节日的功能和价值

（一）民族文化传统节日的功能

一个民族的传统节日，一般指的是每年通过一个特定的时间点或时间段发起的、民众参与的、公开的、规范的民俗活动。作为一种“时间性”习俗，作

为一种传统文化实践活动,它与时序结合构成“岁时节日”(或称历法性节日)。

“岁时节日”结合了人们关于自然时间的认识与人类在这个时间节点上的特殊活动,从而使自然时间具有了人文意义,它们已经从“外在的时间点”进入民族的“内在的时间意识”,成为人们生活得以依托的“社会的和精神的日历”。

民族传统节日是以年度为周期进行的,它属于全民性的一种文化生存方式,与民众生活有直接而重要的关联。这里的“全民性”是指属于同一文化传统的同一族群的全体成员。民族文化节要求这个“同一族群”的“全体成员”统一在同一节日时间段参与共同的节俗活动。这种全民参与的文化生活是一年一度周期性发生的,其文化内涵被周期性地反复展示,在同一族群内的全体民众的记忆中根深蒂固、世代传袭。

1. 民族传统节日是民族文化身份的“条形码”

族文化传统节日是以特定的仪式隆重举行的标志性的活动。它是对一个民族的传统生活集中而充分的展现,在节日活动中,通过活动或活动仪式中的种种行为展示并建立了一个民族文化的整体系统,因此,节日活动本身就是民族文化的载体。我们通过对民族文化节的研究,可以发现比如价值观、社会关系、审美情趣等等方面的文化原型。当一个民族以节日的形式表达自己传统的时候,会公开该民族的世界观、价值系统,供人们分享、交流和实践,这就为人们提供一个互相“沟通”和“理解”的“公共世界”,传达出该民族了解世界、认知世界的方式和文化知识,展示该民族的文化和价值意识的原型。可以说,民族文化节是民族文化身份的条形码。对外,它以其独特的方式、固定的程序形象地体现出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能够引起其他民族对该民族文化的关注和认知,向周围的异文化族群表明自己的文化身份;对内,以此方式传承自己所属群体的文化,并以此作为指认同一族群成员的标志和依据,是族群认可的“条形码”。

黔东南各民族的传统节日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漫长的传承过程中凝结了本民族的文化特质和群体精神,构成该族群民众的基本的生活方式,同时,彰显着该族群的独具特色的生存方式,使该族群的成员个体获得在族群内存活的文化认同感。传统节日是一种展示民族文化整体面貌的社会行为,是对一个民族传统生活集中而充分的展现。在民族文化节活动中,展现和展演的服饰文化、歌舞文化、饮食文化以及仪式等等,都代表了该族群的人们世代享用的民俗文化,代表某种传统文化现实,是民族身份的象征。因此,民族文化节是民族“文化身份”的“条形码”。

2. 民族传统节日是民族情感认同的“粘合剂”

一个民族的传统节日，承载的是该民族的文化血脉，通过民族文化传统节日的周期性的展示、积累、继承和发展，在拥有同一文化传统成员中产生巨大的“亲和力”和情感的“认同感”，可以把拥有共同文化传统的成员团结到一起，从而增强民族的凝聚力。现实中，民族文化传统节日的参与者是该族群的所有成员，具有最广泛的群众性，节日文化既体现了该民族的文化特征，又能使其民族成员分享自己的文化认知，同时还能使大家共同分享情感，在吉祥和谐、淳朴欢乐的氛围下，民族文化传统节日产生极强的亲合力，在节日中，同一族群的人与人之间，总有一种水乳交融的浓厚情感发生，犹如粘合剂把同一族群的人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团结在一起。很显然，民族文化传统节日在沟通情感交流、化解生活矛盾和冲突、促进社会和谐方面，在建构民族情感、推进民族认同、更新民族观念、统一民族意识、促进民族和谐发展等方面，都起着积极而特殊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民族文化传统节日对于追求民族认同、识别民族身份、提高民族地位、保障民族权益、增强民族自信有着重要意义。在多元文化时代，民族文化传统节日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关于民族身份的象征系统，这对于许多已经觉醒的民族在构建“人文伦理观念”和“民族政治观念”提供了一个潜在的空间，传统节日因此也显得格外的生机勃勃。

3.民族传统节日是同一族群民族文化认同的旗帜

一般说来，民族文化传统源于原始宗教仪式。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原始宗教的存在旨在解决“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人与人的关系包括同一族群的个体之间和非同一族群的个体之间的关系）。

“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传统节日的重要主题。在古代社会的早期，它还是最根本、最重要的主题；中古以后，传统节日促进人际和谐的内容才逐渐占据更重要的位置。在人类历史上，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类社会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出现了太阳崇拜，星体崇拜，土地崇拜，山神崇拜，水神崇拜等崇拜现象，并进而演化出“二月二”、“三月三”、“七月七”这样一类以祭祀自然神为主要特征的传统节日。在现实生活中，一些节日源自所谓的“恶日”。“恶日”的出现，被古人视为“恶魔”作乱的结果，利用仪式与“恶魔”相互“斗法”是古人经常采用的手段。当“恶日”一旦被固定下来，相关的“禳灾仪式”（斗法）也就会很自然地因驱魔禳灾的需要而被延续下来，久而久之，演变为这些民族以驱魔禳灾为目的的传统节日。如汉族的“除夕”、“端午”等等都具有除恶功能。在这些节日中，人们贴门神、挂菖蒲、悬艾叶、放爆竹、唱傩戏、驾龙舟等等活动，其目的就是驱邪禳灾，祈求太平。在黔东南的许多少数民族的传统节日中，如苗族的“二月二敬桥”、布依族的“二月二社节”、“六月六”、仡佬族的“祭山”等等节日都是从原始宗教的仪式中演化而来的。从这

诸多仪式中,我们很容易看到人与自然的各种微妙关系,以及人们在处理这些关系的过程中所采取的态度。

保持与促进人际和谐是传统节日的基本主题。传统节日都有“贵人伦、重亲情”的特点,显著体现着中华民族传统伦理和礼俗,有浓厚的人情味。调和人际关系是原始仪式的一个基本功能,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那些大型的祭祀祖先的仪式。人类最初的祖先崇拜是从图腾崇拜开始的。远古人类认为,人类是大自然组成部分,人们通过图腾崇拜,将自己与自然融为一体,并试图通过这种意念中的“血亲”融合,实现与大自然的和谐共处,这是原始人的一种信仰。随着这些信仰的膨胀和崇拜“过程”的逐步程式化而逐渐演化为仪式,最终,这种“仪式”转化为有固定时段、固定程序、固定人群的节日。在这种活动中,人类也确实从节日活动中获得了某种程度的“集体认同”,并在活动中得到心理的慰藉——在“意念”中同时获得了图腾的“庇护”。随着人类与自然的逐渐疏远和人类自身向心力的逐渐增强,古老的祖先崇拜也开始由原始的图腾崇拜向人祖崇拜过渡。祖先祭祀不仅能唤起整个族群的血亲意识,使整个家族、氏族甚至整个族群变得更加团结,使族群的人际关系更加和谐,社会秩序更加安定,在“血亲”团结的基础上,文化逐步趋于一致。而且,“人祖”崇拜的更直接的意义在于——族群的指认旗帜由“血亲”转向“文化”,体现族群文化的节日成了文化认同的旗帜。在同一个日子里举行同样的仪式,过同样的节日,使我们体会到一种属于同一个族群的文化认同感。共同的节日习俗使各社会阶层之间产生文化认同感,有利于把他们凝聚在一个具有和谐文化的社群之内,有利于创造一个更为和谐一致的文化空间。

4. 民族传统节日是代表民族文化的“文化诉求”

在文化多样性特征明显的多民族聚居区,人们关注少数民族的传统节日,对内是一个少数民族谋求本民族文化发展的一贯性和持续性的文化需要,对外是一个民族在文化多样性背景下追求“文化承认”的文化诉求。对多民族地区而言,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长河中,文化的多样性如同生物多样性一样,是不可避免的。由于空间上的彼此分离,每个民族都有自己文化的发展空间,形成了自己文化的发展成果,产生于不同文化和社会体制历史中的多样文化,是文明发展的源泉,不管这种“文化成果”的特质怎样,它都会有人类共享的成分。这种“文化成果”的“人类共享的成分”,如果不予展示就不会得到“他人”的承认,就不能被更多的人分享,就不能为社会提供更多的人类发展模式,就不能为现实生活中的每个人和每个群体增加选择和学习的机会。因此,在本民族的通过一个特定的时间点或时间段发起的、全民众参与的、公开的、规范

的“民俗活动”即“节日”来公开和展示这种“文化成果”，供人类共享，这既是社会的需要，也是该民族在社会中追求“文化承认”的“文化诉求”。

（二）民族文化传统节日的价值

文化的多样性是有益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一种文化生态环境。文化多元化的生存策略是把每一种文化都当成人类发展的一种动力，共同参与全球化世界进展，文化多元化追求的目标，是一个多样文化和谐相处，共同实现人类进步的现实环境。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各民族之间，各族群之间需要更进一步的沟通和交流，需要更进一步的相互学习。民族文化传统节日“公开”该民族的有关世界观、价值系统和认识世界的方式及成果供人们分享、交流和实践，为人们提供一个互相沟通 and 理解的公共世界。它的充分展示和发展，将会使得现实生活中的每个人和每个群体，都增加了一次选择和学习的机会，使各个族群都在其中受益非浅。

1. 民族传统节日是提高民族自信心、增强民族自豪感的强大武器

民族传统节日是各民族在漫长的传承过程中凝结了本民族的文化特质和群体精神，是该族群民众的基本的生活方式，彰显着该族群的独具特色的生存方式和知识体系，在多元文化背景下，这对于该族群以外的人们具有相当的借鉴和参考意义，对于该族群内的所有成员增强文化认同意识和自信心有相当的作用。当一个民族的传统节日以自己独特的知识体系参与到“全球化”进程的时候，当他们的“文化特质”、“群体精神”和“知识系统”为世人所接受、所分享的时候，当他们的“民族文化的象征符号”得到弘扬的时候，他们的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便得到空前的增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民族文化传统节日是提高民族自信心、增强民族自豪感的强大武器。

2. 民族传统节日为节日持有人参与全球化进程提供了顺畅的渠道

每一个民族都是多元化文化生态环境中的一分子，每一个民族的民族文化都是多元文化的组成部分，正是由于众多的民族构成了文化多元化生态环境，正是由于形形色色的民族文化构成了多元文化的大观园。但是，每一个民族的民族文化都有一个完整的体系，有许多文化的子系统是抽象的。这些抽象的文化子系统要参与全球化进程，还缺乏适当的渠道。相对于民族文化的完整体系来说，传统节日是民族文化的“象征符号”，是“具象”的，更具有直观性和更易于被他人所了解、所接受，也使“文化多样性”变成直观，是他人了解该民族、认识该民族的“窗口”，使该民族的文化在多元文化的世界中有了十分活跃的生存空间和现实能力，这就为该民族参与全球化进程提供了一条十分顺畅的渠道。